程文

問制科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豈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蟠蜂之餌垂海而與吞舟之魚豈曾垂餌以為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設以待非常之才而所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于我宋其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倍焉何或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聲病之間漢唐之制舉不可以果法科末之盛莫盛於　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洽人才輩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甚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聲於天子之旌旆心洋洋而冠峩峩

也是以一舉而得富弼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歟為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著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間且曰陛下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為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前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故事之說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

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

銳意方聞之彥凡記誦傳習之[illegible]之則大范文正所謂[illegible]之士[illegible]之[illegible]秋九月嘗試賢[illegible]之士執事大人下數詔生以試之[illegible]明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而[illegible]試列郡不[illegible]

知天意感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為者[illegible]

人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illegible]

晉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illegible]之親

策當世要務罷試祕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為不可思嘗交談

其間擬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躬而能敬之以盡其禮顧

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為育者正當詳其意而取

其說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

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問

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

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

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尚為不可變乎[illegible]之臣不知待

賢者之禮適以益無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

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

鼂錯爲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受舉賢良
而舉鼂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弘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
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也故取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
我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爲然當時
固以對策者條貫廣敞統紀未終辭不別白百不分明故至于
再至于三耳若乃鼂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弘止於
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
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槩論漢之應者以
百數而唐宋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與之爲第一此欲
除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
少矣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
方
之事非取人之事故愚不復爲執筆對

問料

曹操注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於許
[illegible]公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
[illegible]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爲必擒又叩夷陵銑已惶駭而其敗軍
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爲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
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
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
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憑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劒南也迨
咎韋皐招徠蠻之策以爲召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
降以爲制敵之要夫劒南一方也羣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略相
類一以爲召寇一以爲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柳
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illegible]
傳霍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
機緘識略之相符非可以言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

[illegible]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擕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illegible]乎其事之微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害生以陳迹聽見[illegible]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周賑濟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求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入數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豈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稟無藉私囷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禁擅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illegible]詣越米價[illegible]民

[illegible]舍是二策[illegible]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糴如初又試如[illegible]公藏以濟賑食不爲無義[illegible]

[illegible]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起殿當去官百姓[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年小家負稽入更[illegible]

[illegible]之間以殿爲[illegible]民之心[illegible]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illegible]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illegible]

[illegible]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略之末至利害之末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爲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爲因循舍貸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illegible]

劉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

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爲果知古也然則古亦
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
古先王之制掃地而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雖三代之法幾以
爲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凍死者而爲大夏之暑毫末之
小可以遂而爲合抱之大者豈不可以驗反之也
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
七百三十此可以爲後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爲可稱者也至
於貧無以生者許賣永業田永業田狹者許賣口分口分兼并
之端開避地之禁此固失在於法而唐之初自謂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既而清白其外置寬而不復防此固失在於其
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敝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
隱而不可教明著弛而不可用其源蓋由於田制壞而
法之遺恨[illegible]

法馴致鉅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循而後之苟且
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古聖賢之所深惡不可諉
前人之失而宦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則誠無足辯責大抵
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
唐愈退其是非得失豈不較然甚明哉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
難言者唐租調之法固可以爲復井田仕一之漸矣然連阡陌
者難於行削奪之法不[illegible]者無以爲播種之資削奪之法不
行則田畝給熟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塾供況今之取於民者
斗斛之數定而輸納信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
殫舉而州縣遑遑有之須貧課之憂大畏汲汲爲支拄權宜之
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爲通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
爲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制不可復
論兇逆者兩淮流徙之民　朝廷欲因振救之粟使耕荒棄之

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財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勒之未集
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財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勒之未集
而遽欲望彼堅蹠勁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
言府衛之制蓋案商船於北滇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
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約之七百有奇則
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而府寺場局外而參幕佐貳
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為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懼為此
者則懼夫衣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
千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待闕夫紅文之利不復可以責士大夫
為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是非得失者易
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
夏之水大冬之裘也況夫脩己以安百姓蕩蕩乎天下平仲尼[illegible]
[illegible]而天下平仲尼[illegible]成有包荒之量有

[illegible]之勇有不假遺之明有[illegible]士之公[illegible]後三代平河有患不
[illegible]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顧與聞焉

問德行功利

對仲尼褒管仲之功而遺分其謂者五尺童子蓋知為皆西
有所不為孟子有所不屑威公出習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
[illegible]之其學者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
[illegible]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
[illegible]有不與被髮衽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
役反未及[illegible]陳軫陳涂之執驕怒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慙
德為如何患乎此功利德仁之所以分歟唐太宗與裴寂盧文
靜謀動高祖特其志無異人[illegible]及其有天下之後
致正觀之治而論者以為[illegible]魏徵之
言而況之[illegible]文士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時輔拂[illegible]之一臣不[illegible]已顧獨[illegible]之言為尤詳且切取
[illegible]之言而讀之[illegible]仕之所不能[illegible]者而太宗富有天
[illegible]為天子功業皆[illegible]所自致而能[illegible]首抑[illegible]聽拂逆之[illegible]於
[illegible]昔所惡之[illegible]所以致正之治蓋於二代之王者
[illegible]嗚呼[illegible]

[illegible]

唐太宗[illegible]刑之世與[illegible]
[illegible]詢及侍臣[illegible]
[illegible]高世之[illegible]人仰取而俯用之來[illegible]生於衆試之
[illegible]大患也設[illegible]
之事史[illegible]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
齊家而已[illegible]大所謂[illegible]者非夫飾小
廉[illegible]小行[illegible]
[illegible]色[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呂周召之[illegible]

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復深攷而敬思之以為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王君之失夫文帝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

然欲挈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舜干格苗因龜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穿貳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遼於虛耗之報而拊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

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三

拾遺

好學近乎智

人之言有若不待辨而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或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辨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不可謂之學雖學畏捕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

均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心均之為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姑置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質腐弱於鄙陋之俗書於庸德之說膠於卑淺麤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後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論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之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

[illegible]學問者而觀之則[illegible]其[illegible]議為也[illegible]
[illegible]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而放而不求哉古人
[illegible]故心不管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
其有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
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
遂私縱欲之心窃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毒豈不甚可歎哉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

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要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無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不能以中處

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illegible]凡文辭之爭與夫礼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illegible]后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德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偽況其陳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嘗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賛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鸜鵒能人之言猩猩狖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孚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率一身之事莫

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交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皆其經營要其歸宿則繫係於其初之所向而乎四躰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游處之間声董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

人不可以無恥

人皆知所貴然後有恥焉而謂之有恥焉者固天之所以與人之所當貴者也而或至於非其所當恥而恥焉或至於非其所當恥而不恥焉或至於非其所當恥而恥焉或至於非其所當恥而不恥焉或至於非其所當恥而恥焉或至於非其所當恥而不恥焉

羽鬣山樓水育空居野穀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恥者蓋亦於是而心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勃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某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必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孰利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營營而圖之必欲而取之夫何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心念慮之所存講功之所從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焉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始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求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

則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若鄰焉皆仁之為美其鄰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為美也里仁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則以學文

欲明天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孝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蒸蒸望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孽而物欲之蔽實蒙蔽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孝之本者固以蹙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

[illegible]惟得之於天者未[illegible]而所以為孝之本[illegible]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貫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究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心相[illegible]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衆矣則以孝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人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固念克念為狂為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其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厘之差非所以為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為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

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綸前後之相與緝熙更續其規恢綱紀之廣大深密咨詢討論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所法而不肆之多有足以破昏蔽之載籍著為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李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必有所辨然後私說可得而絕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絕

道之所在固非私意之可擬中之所在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若率由是中以圖事揆策莫為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從于其私者輒持其私意倡為異說以惑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說與夫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衡此哉是殆其外之無所辨而異說之所不能無焉內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于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

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天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觀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偽爲也理不可得而偽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見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爲將焉能哉者不明於理而惑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爲而取之則其辯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者是法詩所以爲孝者之執範

[illegible]書之[illegible]蓋未嘗[illegible]求稽古昔以爲[illegible]式而非[illegible]之[illegible]將[illegible]取之[illegible]古昔之[illegible]不能皆醇也而[illegible]者有之[illegible]有之[illegible]爲之[illegible]錯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過乎理而[illegible]取之[illegible]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illegible]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illegible]之世雖中更衰[illegible]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官之詳且嚴者[illegible]於繫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不者偽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熟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證武之樂則以爲未盡美也而声淫交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偽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無而取也又矣雖然夫子夫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必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擇而取之可也

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經一二而已無所好高求異之過耶
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蓋以其理之所
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中全無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
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
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
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
言然則於武成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
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
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
合於理則雖二三聖人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
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illegible]人之於書稽
師式至於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皮膚[illegible]慮培[illegible]窮年以
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illegible]人[illegible]事之[illegible]
之謬皆疑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
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厚毒者有之不能皆
真良也而為蠹者有之彼良醫之游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
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幸非
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為嘗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
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
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則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
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群隱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
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其情繼而至於
此未有不思所以息之者也[illegible]之時[illegible]

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者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民而王者乎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晦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君子之所患也或其所知而安意於古者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弊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漫衍橫流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沒溺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人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墮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而自謂學問博洽其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攄其所有者之簡編以自拊於古人此何啻夫國之人屢望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愛嘆揚頌羨之不能自已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衆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倣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爲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爲之也然其不知涯分猥蹇僭越自以爲是人皆說之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哉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夫后稷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儉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咎犯輩度長挈大與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小覷豈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些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蓋以稱五伯之說爲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尔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蹴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能言不躐等之道正諸君子[illegible]

疑

[illegible]東明之升羣陰半伏咸池既作寵數人可作陳矣戒懼之詞[illegible]
[illegible]之歌後世言文大姒不能無不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頌儒宗工不能無[illegible]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故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表矣談金山之壯麗則東商之君長不如王朔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渠之奔[illegible]不如勃海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孫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儉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些而後可與言此不躐等而後可與言此其辭伍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名於苟些躐等之過而進乎孫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

嘉定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煒撰

議曰孝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孝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孝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孝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眞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符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孝反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孝號江西二陸其孝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特論雄傑卓立不苟隨声趍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

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矣
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
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遠其
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
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日復一日故能自
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
集至無館舍以容公集饔餼嚴嚴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融
銳爽萬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荊棘賞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
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歷指叩之弗竭
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
哉繇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
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攻則視吾民如子弟

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
達其心悟理軸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部善政可驗躬行夫理
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
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裨優盡豆其用則以利生民
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
公天禀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愚言非敏而好古乎抗
志決教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蓋曰文
[illegible]於義為稱謚議

覆謚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　端祖　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后於
秦而士以僅其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老唐雜辭章是謂先王
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illegible]

蝕於虛無之說書之皇極說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
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
之學為諸儒倡而究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
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
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
氏者自卯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突爲與孔子孟子
之言不類初讀論語節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
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它特立之
說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
自三四歲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眞所謂少成若天性者
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承匠監旋即奉祠以歸
惠政所如止荊門小蠻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
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人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
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
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事一言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
吾儒中眞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
是議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昌黎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　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教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　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久不脫衣覆有餘而無壞韈至二接乎申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

無捲指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
舉禮經以告　先生迺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悲無禮者讀書不
苟簡好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総家務常夜分起以
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
習之不替　先生獨謂簡曰此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竟若傷
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
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
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一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
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

官呂祖謙能識　先生之文於數十人之中他日謂　先生曰
未嘗敎承足下之謦欬得之德聞一見而心開目明知其為
江西陸子靜也其然乎　行都一時後儕咸從之游　先生朝
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不得辭者徐問十日所以自奉甚薄
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與之者甚衆遠聞風而至求親炙
問道者益盛　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
心自興咨躋自在雍雍于于後世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
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飯　先生從容問之曰汝
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　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
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
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一條析其故
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賢而來得其為人
聲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

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興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窠臼今學者攻切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 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郎授迪功郎監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大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 先生之辭曰洲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實獨出於自得得自都堂審察除國子正諸生叩請擎擎啓論知學者教授感發多十年之久 勅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條貫入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 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搉益知[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上達擬除知荊門軍[illegible]教郡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
月初領郡事又以教劄曰[illegible]外諸縣必有[illegible]示約束接
賓受詞仍曰先生曰[illegible]是[illegible]屬如朋友推心論款論事
惟理是從　先生來[illegible]一同官專事愛有所見皆得展
其力懷辨爭利害[illegible]唯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illegible]贊歎
以養其狷公之[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屬如四者常有之　先生教民
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illegible]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情意達
於遐邇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
暴強　先生出[illegible]之交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
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
輕罪多酌人情曉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
之以[illegible]其俗唯恐終一日蒙化乃始斷治詞狀以防後日
反覆久之民情[illegible]有不持狀徑到[illegible]亦有證者不

自至問其故曰事人不白其約束明白[illegible]各持其狀去
復留案當夜與[illegible]吏白有若告訴甚急呼問之躰戰言
不可辭俾吏狀之謂其子為[illegible]所殺　先生判翌日呈僚屬
雖之　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爰[illegible]其子蓋無恙也人益
服　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　先生自出二人姓
名使捕至訊之伏罪盡得所[illegible]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
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
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
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　先生首申嚴之
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
荊門素無城壁　先主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
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拊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
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不[illegible]有背腹心之虞

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經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披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沿沿而於備御義勇四千疆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凶山蒙合可於備御義勇四千疆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與政欲修築子城懼重費不敢輕舉　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衣賞自勸督役若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約縱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主工畢後復議成砌二重罘罳角其間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繕費緡錢二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言惰人以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當冒事力綿亭連歲困於迎送燕軍空竭調度商辦酒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擬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入費已多初稅嚴禁榷社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其重費多由避途務入日縮　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發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　先生曰是非尔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職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避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揭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云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　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　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鑒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　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

禳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論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
堂其說曰爲民祈福　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歛福錫民一
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若莫不曉然有感
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
止緩急無可使者　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吏奔竄之刑又
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飢寒之憂和與慈心弓矢逸
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所無　先生平時按
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蓋吏爲不限流品
掌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畧　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祭禱莫應有請於
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收及致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　先
生每有祈必躬南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人而益著既踰年
笞箠不絕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

[illegible]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　卿有出於[illegible]
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
曰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
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終文兄藹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
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曰將奈何　先生曰亦自然又告
僚屬曰某將告終　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
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寢息靜室命掃
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
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　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
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
辭以叙陳痛悼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十數郡縣於其講
學之地爲立祠　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　先生生於紹
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